

橘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 美编/何朝霞 校对/刘芳



插画/何朝霞

「我家住在潇湘东，长向沧浪忆钓翁。」长沙、茶陵，成了明朝首辅李东阳挥之不去的乡愁，他把长沙的书斋称为「怀麓堂」，将诗歌理论汇集成《怀麓堂诗话》。这里的「麓」即长沙的岳麓山，想起游岳麓寺的情景，不日可忘，因而，时人亦称他为「李长沙」或「李茶陵」……

钢的支持下，岳麓书院才又重新修建起来。

看完岳麓书院后，李东阳随钱知府沿着山间小路，来到岳麓山。依山而转，可见岩间古刹，晚霞从山谷中像蛛丝一样牵映过来，点射到树木上，树木顿时亮了许多。山上树木，多为松杉，路弯弯曲曲，转过一个弯，路便隐没不见。李东阳感叹道：“危峰高瞰楚江干，路在羊肠第几盘。”“长沙地湿天将暑，岳麓山深路未遥。”忽然，不远处传来鸪鹑“咕咕，咕咕”的叫声。鸪鹑，在文学作品中常用来传达思乡与离愁，李东阳乍闻而心惊，“薊北湘南俱入眼，鸪鹑声里独凭栏”。从春寒料峭的二月到如今渐暑的仲夏，从京杭大运河折转南京，从南京转长江到岳阳，经湘江到长沙，一路南行，家在梦里何日到，鸪鹑声声，仿佛在催促自己快点回归。多年后，李东阳在他的《鸪鹑图》中再次记载了这次经历：“我家旧在湘南住，犹记曾闻鸪鹑处。”记忆一旦在大脑中深入编码，便可将外部信息长期储存，不会随时间流逝，有的还会不断加固，李东阳听到鸪鹑声，一种无须提醒的自觉记忆，打开了他内心深处的情关，从此不忘。

下山后，清幽幽的笛声传来，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是什么扰了吹笛人的心事，才吹得如此让人魂不守舍。晚上，如银的月光透过窗户，李东阳披衣坐起，一首思乡诗从笔下流出：“湘江水深天下清，何如陇头秋月明。离人到此不得寐，况是高楼吹笛声。”

钱澹少不得要款待一下京官，李东阳兴致勃勃，酒酣耳热之后，新写的四首《游岳麓寺》于席上吟出。李东阳每到一地，都不忘去探访名胜古迹，以诗或文为记，这似乎成了他的习惯。

“不过，后来当闻长沙丰收的喜讯时，李东阳挥笔写诗：“闻道湖南熟，书传郡国遥。桑麻随地足，亢旱隔年消。政喜征科拙，天教雨露饶。腐儒忧国愿，何补圣明朝。”

南末德佑元年，元军来犯，李芾临危受命，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，率领军民抗击元军三个多月。李芾拼死抵抗，还是没能抵挡住元兵的强势攻击。最后，李芾为了家人不受辱，让手下沈忠将他的妻子儿女全部杀死，然后再把他杀了。沈忠下不去手，李芾却坚持要他这么做，沈忠无奈答应了。沈忠把李芾一家全部杀死后，又一把火烧了李芾的房子，然后回到自己的家，把自己的家人也全部杀死，自己跑到纵火的地方自杀身亡。明成化五年，钱澹在李芾居住地（今坡子街附近）的熊湘阁建了“李忠烈公祠”，并将此事上呈礼部，着行春秋之祭。钱澹带李东阳拜祭李忠烈公祠时，希望其为李芾祠作记，李东阳为李芾

的为人和忠勇感动，爽快答应写下《宋知潭州李忠烈公祠记》：“予惟自古有国家者莫不亡，而妻弱困顿可悲痛者，宜莫如宋……”

李东阳也拜谒了长沙王太傅贾谊贾公祠。李商隐有诗曰：“直室求贤访逐臣，贾生才调更无伦。可怜夜半虚前席，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贾谊在长沙三年，房子后来被鬼神所占，是钱澹募捐将宅子赎回，立为祠，并在其中塑了一尊贾谊的像，诏以仲春秋祭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这作记的任务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李东阳身上。“古所谓大臣者，必先天下后其身，其所设施，皆足以利天下及后世。然其自负甚重，不苟合于人，人未必能识，识之未必能用，此治所以恒弗成也。”古时所谓大臣者，先天下而后其身，其所设施，皆足以利天下及后世。然其自负甚重，不苟合于人，人未必能识，识之未必能用，此治所以恒弗成也。知贾谊者，李东阳也。“翰林编修李东阳省墓，归自京师，实拜祠下”一篇《汉长沙王太傅贾公祠记》，写出了贾谊的心声，也写出了李东阳的寄望。

在长沙的这段时间，李东阳不断被邀请，在府学明伦堂后面，钱澹请人修了一座尊经阁。钱澹先立贾谊祠，后立李芾祠，再修先师庙和儒学，几年做了好几件实实在在的事。尊经阁建成后，招授学生，讲习教化，闲暇之时，可登阁息游。李东阳到长沙，受到教授梁恒及诸生邀请，少不得又写一篇《长沙府学尊经阁记》。

钱澹邀李东阳去开福寺，凭李东阳喜欢游历的个性，游历是经历，经历是见识，见识是有源之水，可以润笔。李东阳的诗文在这样的经历中一首又一首，一篇又一篇写了出来。凑巧，谢宝庆的使者到了，原先承诺谢的两篇文章得加紧写完，好让使者带回去。李东阳连续加了几个夜班，写完了《新宁石城记》和《贺兴隆传》。任务完成了，身体也提出了抗议，他不得不婉拒钱太守的邀约，逼自己休息了几天，准备回茶陵。

叁

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潭州府改名为长沙府，当时隶属广布政使司，辖11县1州：长沙县、善化县、湘潭县、湘阴县、宁乡县、浏阳县、醴陵县、益阳县、湘乡县、攸县、安化县、茶陵县，府治在长沙城。清承明制设长沙府，辖十二州县。

农历五月下旬，李东阳动身从长沙回茶陵，其中有一段路，少有人行，古木参天，树木阴翳，遮天蔽日，山中雾岚毒气缭绕不散。“朝行恶蛇影，夜路愁虎穴”，白天毒蛇出没，晚上，鬼似的磷火隐现。李东阳提心吊胆，不敢怠慢，走得汗如雨下，气喘吁吁，往往等不到供行人休息的亭子，便要停下来，实在走不动了！“归计宁惮遥，吾当泛苏浙”，李东阳用诗安慰自己，毕竟，这是自己的梦中归属，权当走平缓的苏浙好了，走过了黑暗，便是明天，便是故乡！

终于，他们来到了祖居地——茶陵龙匡村。

龙匡村现位于赣湘接壤堪称“吴楚咽喉”之地的茶陵县高陇镇东乡，古名蓉溪中洲，也叫龙寨，后因李东阳诗“我家龙匡水，滚滚入南溪”而改名龙匡。龙匡四面环山，依山傍水，田畴平阔，农耕条件得天独厚，宛若世外桃源，中间一带是宽阔而平整的条形盆地，零水自东向南穿村而过。村内一条河，称南溪，从石龙潭汇溪而下，出隘口，来到平阔地区，水流放缓，河床宽漫，流到桐子潭折头向南，汇入茶水。

李东阳回乡，第一要紧的便是祭祖。茶陵县令准备了祭祖牲醴，来到了龙匡，族人们也都来了，帮买鞭炮、香烛、纸钱，李东阳父子与当地族人，一同来到曾祖李戊七等先祖坟边，燃香设祭。大家相帮着砍掉坟周的杂草荆棘，将墓碑安好，恭恭敬敬摆上祭品，拿出香烛纸钱点燃。阿嬷跪拜于墓前，看着墓碑上他写的碑文：“成化壬戌之春，曾孙赶封翰林院编修淳归谒曾祖考处士之墓于茶陵，玄孙东阳实自翰林请于上以从。曾孙淳乃具述曾祖本末，授予玄孙东阳，便生活撰其辞，刻石京师，载而归表之墓道，以示于凡为宗族邻里乡党者……”香烛烟雾袅袅，听着鞭炮在旁边炸响，此情此景，真得像做梦。

李戊七，是李东阳的高祖，他的祖先，最早可追溯到黄帝的七世孙皋陶，茶陵的真正李姓祖宗，出自甘肃临洮，祖先可追溯到唐朝西平王李晟。李晟骁勇善战，用兵如神，在唐代宗和唐德宗年间，曾多次为朝廷建立功勋，死后谥“忠武”。李晟之后，其十子陇西公李宪在江西做观察使，第八代李余，宋朝时为茶陵同知，家安在茶陵蓉溪中洲。茶陵的第九代，即李东阳的高祖李戊七，是元末明初状元李祁的族兄弟，其实，李祁是元朝元统元年（1333年）进士第二名，是榜眼，但当地人都称他状元。

对李东阳来说，这是遥远的记忆。曾祖李文祥，于洪武初年加入朱元璋的军队，后迁往京师，担任济南卫和燕山右护卫，为人敦朴谨厚。祖父李允兴担任金吾卫，进入内局。李东阳进入翰林院，每次发了官俸，父亲李淳都会对他说：“此曾祖考之报也。”诵读一篇文章，李淳也要说：“此曾祖考之报也（这是曾祖遗赠给你的聪明才智啊）。”见到乡邻亲旧，李淳

会说：“此曾祖考之所与通家者也（这是与曾祖有往来的通家之好啊）。”这样说了好几年，直到这次回到茶陵，李淳亲临墓地，“伏念曾祖考积累的功德”。其后，李东阳在《祭高祖处士府君墓文》中说：“夙夜惊惕，不敢忘先世之训曰‘无忘茶陵’，曰‘无忘荷木坪’。”

一股淡淡的花香传来，环顾四周，不远处葱绿的荷木三五成群，渐成森林，椭圆叶子边缘黄色的花，开得正盛。北边，不宽的松江河水，水流清澈，潺湲不息。当地人热情地指点李东阳：这是荷木，这是松江，那是光泉，那是芝水。自从李东阳曾祖李文祥走出茶陵，已是四代，1000多年里，尽管隔着时间与空间的遥远距离，他依然能感受祖先就在自己身边，仿佛从未走远。李东阳在他的诗里，将这里称作“荷木坪”，并写了《荷木坪二十韵》。荷木，俗称小叶蚊木，为常绿大乔木。夏初多开白色或浅黄色的花，花香清雅，树冠很漂亮。

农历六月初九，李东阳迎来了他的26岁生日。当地族人为他办了一个隆重而热闹的生日宴会，酒逢亲友化甘旨，李东阳喝了不少酒。在茶陵的18天，白日或昏昏，在父亲、弟弟或族人的陪伴下，李东阳走遍了龙匡的家农户，熟悉了这里的山山水水。邓阜仙，书堂仙形似龙，蛰伏如斯，又似一堵高墙，护卫一方，皇尊仙藏在云雾里，像个传说，村庄里，田畴交错，农居各在，道路蜿蜒，草木永远那么绿。族人说，村子的模样还是他高祖时的模样，只有李余分三处种植，寓意封妻荫子，守正同心的枫树，长大了很多，枝繁叶茂。

李东阳很谦虚，“然恒持谦冲，未尝以才智先人”。在家乡，李东阳一口气吟了好几首诗：“绿鬓荆奴双髻螺，青裙高系小红靴。阿嬷还是茶城女，教得娃儿能楚歌。”阿嬷的穿着和聪明，生动感人。“溪上春流乱石多，劝郎慎勿浪经过。莫道茶陵水清浅，年来平地亦风波。”借茶陵女郎之口，规劝儿子要谨慎平安生活，很有生活情趣和哲理意味。在《六月九日初度，诸族父兄皆会，感而有作》一诗中，李东阳写道：“京国辞家万里行，故园今日暂逢生。方言解共儿童说，杯酒能劳父老情。地湿暑风清野树，夜深凉雨过山城。天涯异物还甘旨，随意樽前舞袖轻。”这首诗写出了与家乡茶陵老乡相聚会的真实场景，“方言解共儿童说，杯酒能劳父老情”表现的是一种浓浓的乡土风味，浓郁的恋乡情愫。

以后的几十年，长沙、茶陵，成了李东阳挥之不去的乡愁，他把长沙的书斋称为“怀麓堂”，“麓”即长沙的岳麓山，想起游岳麓寺的情景，不日可忘，时人亦称他为“李长沙”或“李茶陵”。他在《题雁，送邓宗周完副》中写道：“我家旧在湘江东，十年只住京尘中。送君无限潇湘意，昨夜南楼闻朔风。”在《捕鱼图歌》中直接称自己为长沙游子：“长沙游子思故乡，安得坐观江水旁。”《沧浪歌》中则云：“我家住在潇湘东，长向沧浪忆钓翁。”他题《潇湘八景图》：“八千里外江南游，四十五年空白头。每向画图谈往事，却从天际识归舟。”他把回江南坐的船，称为“归舟”。在《蜀山苏祠堂记》中说自己是“楚人而燕产”，明确点明自己是“楚人”。

肆

明代前期，诗文已有杨士奇、杨荣、杨溥等的台阁体，讲究雍容典雅，逸适安闲，大多粉饰承平，歌功颂德，往往脱离社会生活，不为百姓喜欢。到了明代中期，李东阳主张写诗应有真情实感，抒写性灵，语言追求清新自然，让人看得明白。李东阳一生著述不断，存世诗约3000首，文近千篇。李东阳作诗、评诗多体现中正折中的美学崇尚，此在《怀麓堂诗话》中多有体现。其尤为重诗法与诗艺，《怀麓堂诗话》中有多处关于诗的“辨体”之论。认为文和诗不同，“各有所宜”，形式上也有各自内在的法度，文“记述辅叙”“纵横开阖”，诗“高下长短音节”，各有体式，均不可乱。

李东阳一生“清约之操，出自性成。”入阁18年，官至首辅（宰相），在朝时间长，地位高，不仅自己才学渊博，又能奖励后学，推荐贤才，因此不少文学之士都围绕在他周围。《明史·李东阳传》载：“弘治时，宰相李东阳主文柄，天下翕然宗之。”李东阳主盟当时文坛十多年，成为明朝诗坛领袖，“其文章亦足领袖一时”。明人李贽所撰写的《大师李文正公传》，对李东阳的文章评价说：“文正公慧悟天成，文章流丽，代言敷奏，明畅尔雅。”“高才绝学，独步一时。”诗文赋疏等“如大海之吞吐，出昆仑，经积石，由龙门至砥柱，吞吐百川，涵浴日月，顷刻万变，而不知其所穷”。每当内阁有奏疏，多由他起草。奏疏一出，天下人赞不绝口，竞相传诵。

李东阳力倡清新自然、典雅流丽的诗歌创作实践和诗歌理论，开创了“茶陵诗派”，宗法杜甫，强调法度音调。李东阳的诗歌对明清文学理论及创作产生了广泛、深远的影响，袁宏道等公安派的“独抒性灵”说，袁枚等的“性灵说”，莫不受其影响。

当年，他在长沙写的诗中，尤以《竹枝词》为最。竹枝词本是巴渝（重庆）的民歌，名《竹枝歌》《竹枝词》《竹枝》，又名《女儿子》，盛行于唐宋。说是词，其实还是诗。竹枝词一般分三种：一是民歌，由民间整理而成；二是具有民歌味的文人创作诗；三是借竹枝词的格调有感而发写成的七言绝句。李东阳写的属于第三种类型，分为两个时间段，一是在长沙写的《长沙竹枝词十首》，一是回到茶陵写的《茶陵竹枝词十首》。

最有名的莫过于刘禹锡的《竹枝词二首》其一：“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江上踏歌声。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情。”相对于刘禹锡的清晰乐观，白居易写得哀伤多了，例如其《竹枝词四首》其四：“江畔谁人唱竹枝，前声嘶咽后声迟。怪来苦语缘词苦，多是通州司马忆词苦。元稹任监察御史时，得罪了上面的领导，被贬到江陵做了一个小小司马曹参军，后来迁任通州司马。这些遭遇让元稹如鲠在喉，心情抑郁，白居易跟他遭遇类似，因此写起元稹来总离不开一个“愁”字。

李东阳的竹枝词，没有刘禹锡的明快，却也摆脱了白居易的悲苦，如李东阳在长沙端午节观赛龙舟，想到屈原和他怀沙自沉的汨罗江：“汨罗江头春水生，汨罗江上楚歌声。人间若解三闾苦，水底鱼龙亦有情。”语言率真，不事雕琢。又如：“马殿官前江水流，定王台下暮

云收。有井犹名贾太傅，无人不祭李潭州。”以人文历史为内容，短短四句话，包含了四个著名的历史人物：马殿、刘发、贾谊和李潜。马殿，唐末潭州刺史，后唐时建立楚国，这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以湖南为中心而建立的国家政权。刘发，是西汉景帝的儿子，在长沙做定王，定王台就是他思念母亲而筑。贾谊宅内有一井，传说为贾谊所凿，井口不大，井却很深，上小下大，样子像壶，在宅毁人去之后，井依然存在，看到井，仿佛还能看到贾太傅当年凿井的模样。

《茶陵竹枝词》第一首，是李东阳回茶陵时，经深水进入支流茶水一段所见：“溪南溪北树紫荆，洞口桃花几度开。枫子鬼来天作雨，云阳人去水鸣雷。”一路行来，两岸树木来了还来，洞口桃花，像桃花源入口处的桃花，开了还开。枫子鬼，即枫人，南朝《述异记》中记载，枫树有灵，生长长久者可化为人形，人称“枫子鬼”。另有一说，说枫树有一种寄生枝，高三四尺，天气干旱时用泥巴涂在上面，用不了多久，雨就会来。

这次回茶陵，李东阳感受到了家乡人的日常生活，对他来说，是一次难得的体验。如果说他以前的诗有“台阁体”痕迹，那么竹枝词则如吹来一股清新的风，可近可感，仿佛让人穿越历史，到了明朝时的李东阳老家，感受那里的烟火气。如“夜深两脚何曾睡，春水平于养鸭栏”，外面下着大雨，河水猛涨，养鸭人哪里睡得着，他跑来跑去，忙忙忙后，生怕春水会涨上来，淹没了自家的养鸭栏。在茶陵的十多天，李东阳描绘当地结婚的场景：“银烛金杯映绮窗，呼儿击鼓验肥羊。青衫黄帽插花去，知是东家新妇郎。”金色的杯子、银色的蜡烛映着布置一新的堂屋，新郎官穿着崭新的青衫，戴着插了花的黄色帽子，喜气洋洋，亲朋好友来来往往，有人喊快来敲鼓，有人说赶快煮羊，屋里屋外，欢天喜地，热闹非凡。这些生动的画面，没有亲身经历，是写不出来的。

农家事一桩桩一件件，似乎说不尽道不完：“倚锄蒸藜郎插田，劝郎休上贩茶船。郎在田中暮相见，郎乘船去是何年？”妇人在家做饭，丈夫在田里插田，丈夫想去贩茶，妇人规劝着丈夫，千万不要去贩茶，上了贩茶船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。在家乡千日好，出门时时难，妇女的心思也不明白，如果不是迫不得已，谁愿意长久别离啊！有的日日遥盼，眉锁成蹙也盼不回心上人，怎不让人担心又胡乱猜测：“清兰芷芷不胜春，极浦遥山罢解鞵。谁在长安带花柳，山中闲采采芳人。”如果真要去，非得要去，那也得时刻注意安全，须知“溪上春流乱石多，劝郎慎勿浪经过。莫道茶陵水清浅，年来平地亦风波。”相对，别离、欢喜、忧愁，都是那么打动人心。

李东阳在乡间流连忘返，不知不觉便已半个多月。一日，他收到了京城寄来的一封信，告知大弟东山病重，这消息让李东阳很是抓狂。大弟从小体弱，瘦骨嶙峋，李东阳对他最为看重，千里之外，不能亲自看抚，唯有将一颗心融在疏灯细字里，转作书信飞往京城。南行《归舟》四首有余，是时候回返了。“巢枝鷓鴣鸟，宦海流萍迹”，明发登长途，天遥地远，李东阳没想到，与故乡这一别，便是永别。

岳麓山深路未遥

李巧文

文脉长沙

贰

几天后，端午节到了。到李东阳所处的明代，屈原已去世1700多年，纪念屈原却从未停止过。自从贾谊用一篇《吊屈原赋》把屈原从历史的深处推到幕前，司马迁再次深情强力推荐，屈原的人格魅力便已爆棚，他的诗和前人的推介，让他的每一块骨头都镌刻上“家国”和“美政”的理想，他的形象变得如此高大，他为楚国而生，也为楚国而死。有人说他傻，楚国都已灭亡了，何必还要以死明志，水清濯缨，水浊濯足，随流扬波，不为物喜，不以己忧？人生到底要如何过，苟且偷安，得过且过；一袭烟雨、放任平生；挟带吴钩、铁马冰河；矢志不移，众里千度……屈原的选择是特别的，他在最深的历史里高昂着头颅，在最浓的家国情怀中俯视苍生，纵身一跃，化作了一道美丽的彩虹。

端午节，是一个人的忌日，却是一国人的狂欢。回乡路过汨罗江时，李东阳曾有诗曰：“汨罗江头春水生，汨罗江上楚歌声。人间若解三闾苦，水底鱼龙亦有情。”

纪念不一定是悲伤，热烈同样是目的。长沙人很看重端午节，除了吃粽子，赛龙舟便是纪念最重要而热烈的方式。比赛时，河边，人山人海，河面，万船竞渡。为了比赛，船被打成尖头尖尾，红色船身，船头船尾，一边花鼓一边彩旗，船上人喊着号子，唱着船歌，一齐猛划，船飞速前进，溅起的浪花在眼前飞动，斗志更坚。岸上观赛者欢呼声惊天动地，赛船互不相让，努力争先，只为得标。李东阳对这一盛况自然不肯错过，他写道：“江头彩旗耀日明，船上挝鼓不停声。湖南乐事君记取，五月五日潭州城。”随即，又吟《竞渡谣》曰：“湖南人家重端午，大船小船竞渡江。彩旗花鼓坐两头，齐唱船歌过江去。从牙乱桨疾若飞，跳波溅浪湿人衣。”李东阳并没有一味为端午节唱赞歌，而是对这一习俗作了深刻的思考，吟道：“屈原死后成遗事，千载传说等儿戏。众人皆乐我独悲，莫遣地下彭咸知。”在一片欢呼声中，李东阳却独为屈原而悲，似有屈原当年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之举。

李东阳沿着江边步行，湘江边停着许多船，船只简陋，中有有篷，有的船一头挂着花花绿绿打着补丁的衣裳，一头搭个小篷，船上不时有人进出，傍晚时，有炊烟从船上升起。江边，堆放着一些破瓦烂木，高一堆低一堆，零乱污脏。钱澹告诉李东阳，这些居民被称为“浮屠户”，他们以船为家，长年吃住在水上，他们的儿女多在船里出生，从小与水打交道，俗话说，浮屠户养个儿子不知道走路的辛苦，养个女儿从小打着赤脚在水里走……李东阳不觉陷入了深思之中，吟《长沙道中》云：“时维仲夏月，行役遭苦热。岚蒸毒雾滂，日焦鱼原